

星空浩渺

□杨睿

我有一本神秘的黑色笔记本,里面全是我的秘密。其中之一便是随意夹在里面的剪报。

小学刚学会识字的那会儿,父亲总会在夏季带着我去夜晚的湖边,耳听蛙声,眼观群星。

“爸爸,我们为什么要仰望星空,眼观群星?它们并没有什么特别。”

“因为天上有神秘的钻石,它会在夜晚你睡着的时候,轻轻掉落在你的枕边。”

从那个夏天开始,每天晚上睡觉,我都会盼着有闪耀的钻石碎落在我枕边,想象星光会照耀我,指引我的梦。

可每次醒来,我并没发现任何闪亮的钻石掉落,醒来后枕边只有一个黑色的笔记本,空荡荡的白纸、黑漆漆的封面,直挺挺的钢笔,但它的背面却有一幅星空的插画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本黑色笔记本的背面要有一幅群星的插画。那些星星,让笔记本显得单调而空洞,于是我便学着大人那样,把看到的书报剪贴或写

在这本手抄本上。直到后来,我才明白,这是灵感开始的地方。

那些散落星云之间的文字都起源于它,星空浩渺、落笔生花。

我把故事一页一页地写下来。夏季的夜晚,辗转难眠,但常常被梦中的灵感惊醒,匆忙起身,记录下来,唯恐从灵感中掉落的文字转瞬即逝。

似乎只有这样,梦中才会有群星的光,伴我入睡。

长大后我离开家乡,来到南京。体味过朦胧的喜悦,也有过刻骨铭心的分别;有过错失道路的彷徨,也有面对全新机遇的兴奋。

所有这些,依然被我用文字记录下来,继续融入我的星空。而最初那个藏着我的秘密的笔记本,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把它忘了。

所以今天,当我重新翻开那本旧旧的黑色手抄本的时候,为它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它一直就在那里,不生不灭。

它依旧是我浩渺的星空。

芬芳
一叶

岁月的落寞(三首)

□陆华丽

雨日的悲凉

时密时疏的雨水
淋湿了悠远的惆怅
周围路过的风
凉薄了几分

当时光开始静止
回忆开始倒流
我的内心,溅起波澜
无法言喻

浅春的季节里
却体会到深秋的悲凉
我伸出双手
触及雨珠无情地滑落

雨,终会停下
落满今夜的寂寞
或许就遇见日出了
如果愿意,就继续下吧

阳光下的悲伤

白天的阳光,刺眼而
晴朗

硬生生地戳破
隐藏已久的悲伤
流下的泪水
分明打湿了明媚的春
天

所有的情绪,到底会来
就算迟到,就算遗忘
可是从不例外

有时猝不及防,汹涌
而至

冲碎暂时整理好的平
静

我仰起脸,迎着光的方
向

让泪水开始倒流
心里翻涌的伤痛和遗
憾

终将再次停止
就像慢慢在阳光下消
失的泪痕

岁月的落寞

许多时光,或许是错觉
你以为的,只是你以为
我以为的,也只是我以
为

我们都在诚实与谎言
中徘徊

人生无解,悲欢随意
时光拉长的影子
藏匿着多少不为人知
的秘密

掉进深不见底的缝隙

夜色已沉,整个世界都
已安静

仔细推敲过往的记忆
五味杂陈,不得不承认
岁月的落寞,此刻,直
涌心头

紫琅
诗会



朝霞含情

陈顺源

灯下
漫笔

儿时捉金蛉

□安铁生

2019年11月,南通城中西南营惠民坊西巷2号,卢心竹先生故居修葺告成,并举办了梁战先生书画展。久闻卢心竹先生大名,1975年他曾赠我一幅葡萄画至今珍藏,我得知消息即去参观。进得大堂先阅赵鹏先生前言:“卢先生尝毕业无锡国专,擅为诗词,所作每多明丽之气,其于浩劫之余倡办紫琅吟社,俨成文坛祭酒,功铸乡里。”回家翻阅所存卢心竹先生《春水》诗文集,洋洋洒洒的数百篇诗作,真佩服老先生的能量和功底。巧在我正在写一篇回忆儿时捉金蛉子的小文,想不到卢先生书里亦有两首关于金蛉子的诗作,不由大喜过望!一首是:“静院嫩秋蕉叶上,夕阳凉露晚风前,薄寒笼向深闺去,入帐铃铃慰倚眠。”还有一首是:“娇小玲珑瓜子样,温和亮澈管弦声。骚人听到能平愤,漫道中郎语带矜。”并附自注:“明袁中郎(袁宏道)云:‘一种微虫类促织,而韵致悠扬,如从金玉中出,听之令人气平,京师人谓之金钟儿,遇明则止’,”金蛉具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性格。这两首诗道出了,此微虫玲珑娇小堪比瓜子,但温和声音靓丽清澈有如管弦乐之美,多愁善感的诗人听了其音能平静心境不那么激动,独特的性灵带着金玉的矜持,薄寒之中的铃铃之音可慰藉心怀催人入眠……真是一幅美妙绝伦的秋夜聆鸣图!

记得是1960年的暑假快要结束了,我正为高中考上了南通市一中准备报到,在环城东路上遇到我同学张超的哥哥张忠,见他手中拿着一只玻璃瓶,走近一看原来里面装有多只小虫,问他这是什么。他说是金蛉子,在崇敬中学(现实验中学)绿化地带捉的。我问能不能带我去。他欣然同意,于是返身向北,走进学校教室旁的绿化草地,围着草地的是约两尺高修剪过的小叶冬青。由于一个暑假无人打扰,

也不打杀虫剂更无除草剂,杂草从生长得蛮高,成了小虫们的欢乐园地。翻动杂草或冬青叶,必见小虫跳出或爬动,金蛉子也在其中。金蛉子身材娇小,体长仅七八毫米,像一只袖珍型的小蟋蟀,但动作敏捷,跳得远也跳得高,它全身呈金黄色(故又称黄蛉),它有一对绿色的复眼,金色的前翅下略显黑色。其触须既细又长,长度可超过其身长的一倍。如捉蟋蟀似的用手去扣是抓不到的,即使罩到也会从手指缝隙里逃掉。金蛉子喜欢群居,只要发现一只,就常常能在同一株植物背面找出多只。张忠哥当时就地取材,用纸卷成筒形,一头封口、一头做成漏斗状,只要这一头扣准了、金蛉子往筒内爬去,就算捉到了。由于纸筒轻软,效力并不高,但我能捉到两只已十分开心。带回家置于床头,它在鸣叫时常常停立不动,后肢略屈,铃声连续不断,好似一串金铃在连续摇动,它一天可鸣唱达五小时,每次半分钟至三分钟,欣赏它的鸣声可得天然野趣。夜里清脆的鸣声悦耳让人心境平和,那晚我是在曼妙的铃声中舒服地睡着的。

过了两天张忠兄来到我家门口,问我家里有没有老煤油灯,取下上面薄薄的玻璃罩,就是很好的捕金蛉子的工具。我知道捕蟋蟀最好的工具是细铜丝编的带柄的小罩网,那年代铜是十分稀有珍贵之物,扣到蟋蟀可清楚看到里面的动静,使用很便利且不易损坏。而煤油灯罩下口大上口小,中间有球状鼓起,只要将上口用纸糊封好,手握上口处的圆柱部分,见了金蛉子向其扣去,罩到与否一目了然。由于我手忙脚乱,加之草叶松软,当然是十扣九空,但一个下午五六只还是捉得到的。当然让其逃掉的也不少,因为金蛉十分机灵敏捷,由于其身体细小即便扣到也常会从叶缝里逃脱。有时它会镇静不动地爬在叶上观察时机,常常等了好久它也不肯跳爬到玻

璃罩里来,当你掀开下口它就迅速弹起逃走。这扣准、抓获、逃跑的过程也是斗智斗勇,需要十分细心和耐心。连老手张忠哥也有扣到金蛉,灯罩碰破,小虫逃走经历。此虫有趋光性,夜晚它会主动地往光亮的玻璃瓶口跃入,我没试过。相声演员孟凡贵在北京电视台节目里说道:过去上海玩家去朱家角等郊外捉金蛉,是带着伞拿那把儿往土里趟(翻动土草),那蛉子就蹦到伞布内,用绳一系带回家放浴缸上,敲动几下便全部掉入缸内,蹦也蹦不出来,再取竹管一只只吸进去,装入小盒即可出售了。我们捉到的金蛉子置于口戳小洞透气的瓶中,每天只要换一粒泡水的米饭,或者南瓜即可。在家中不慎让其跳出两只,也不用找,半夜它照样弹琴唱歌给我们听。

金蛉子属直翅目蟋蟀科的小鸣虫,为三大鸣虫之首。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专家殷海生说,我国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饲养鸣虫,而利用虫鸣放松心情自古有之。唐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有“宫中秋兴,妃妾辈皆以小金笼贮蟋蟀,置于枕畔夜听其声,庶民主家亦效之”的记载。大诗人杜甫十分欣赏其鸣声,曰:“促织甚微细,哀音何动人。”古来南通人爱玩金蛉者亦不少,南通民俗文化专家王宇明先生在《茶馆店面面观》中说:“到了冬天,你还会听得见几声蝈蝈和金蛉子在叫,看了半天还找不到在哪里。哪晓得,老人家藏了在棉袍子或者是衣裳管儿里头,你哪里找得到呢?”(《衣胞之地》P352)英国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称:“有蟋蟀存在等于好运和智慧,伤害蟋蟀便带来不幸。”(金蛉是蟋蟀的一种)著名电视主持人赵忠祥说:拿那蛉子盒搁枕边,在似睡非睡中聆听,犹如天籁之音!诗人流沙河生前更是酷爱金蛉之人,因其声十分悦耳动听,曾说:“这小虫有资格竞选中华的国虫。”